

半



個 舉 人

黃輝紅

不錯，
澄雨君說得不錯，現今的大學環境和
THE EMBEDDING SOCIAL
CONTEXT 根本就不能讓他所謂的「舉人」
們有生根蓬勃的土壤，大學生方面也實在
差勁得很，自己也幾乎喪失了所有「要舉」
的 INCENTIVE。或者這亦證實了現在已
不是六五至七五年間「舉人」們的黃金時間
那個 HISTORICAL CONJUNCTURE。
在大學裏我們不會再有人挺身而出
攬 HERBERT MARCUSE 的 ONE DIMENSIONAL
MAN 學習班，更不會請胡菊人、余光中，
甚至戴天回來演講，然後讓他們被折磨一
翻，當然更不會有人大胆地向代表大學的
權威和神聖性的四條大石柱 PEE 上一
PEE，SYMBOLICALLY 嘲弄它生

冷的制度和 ESTABLISHMENT。……
一切都好像已成過去，平靜到使人窒息的
將來也好像不能抗拒。

但請不要忘記，
還有我默默無言地活下去。

澄雨君「舉人」IDEAL MODEL 中的
條件，我亦擁有過或曾經擁有過：反權威、
反制度、反潮流、理想主義、道德主義、
自信、叛逆、左傾、自由主義、英雄主義、
詩酒風流、熱鬧的……「串」，「欄坦」，
又或者再三個月向大石柱 PEE 一頓尿，都
一直是我性格和行爲的一部份，我敢相信，
如果我認作「舉人」，任何人也當不上「狀
元」的。但夜裏常撫心自問，有時更無可奈
何，自己良心上怎樣也不能當自己作一個「
全舉」的「舉人」，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

半舉」的「舉人」。這裏不是我沒有能力這
樣做，而是自己不屑這樣做，因為在我的心
目中，舉人是需要忠實的群眾或觀眾的，但
恰巧，現在在大學中，忠實的群眾也沒有了。
你有沒有聽過：

「一切權威、英雄、SUPERSTAR 和
CHARISMATIC LEADER 都需要一班
AUTHENTIC AUDIENCE 去崇拜他們，嚮往他們。
擁有一班 AUTHENTIC AUDIENCE 才使他們成爲「
完全的」，和「十全十美」的「秀異份子」。

所以 WHAT'S THE USE OF A
SUPERSTAR WHEN ALL QUALIFIED
AUDIENCE ARE GONE。一個舉人之所以成爲一個
舉人，除了本身有秀異之處之外，一定還要
有一班 AUTHENT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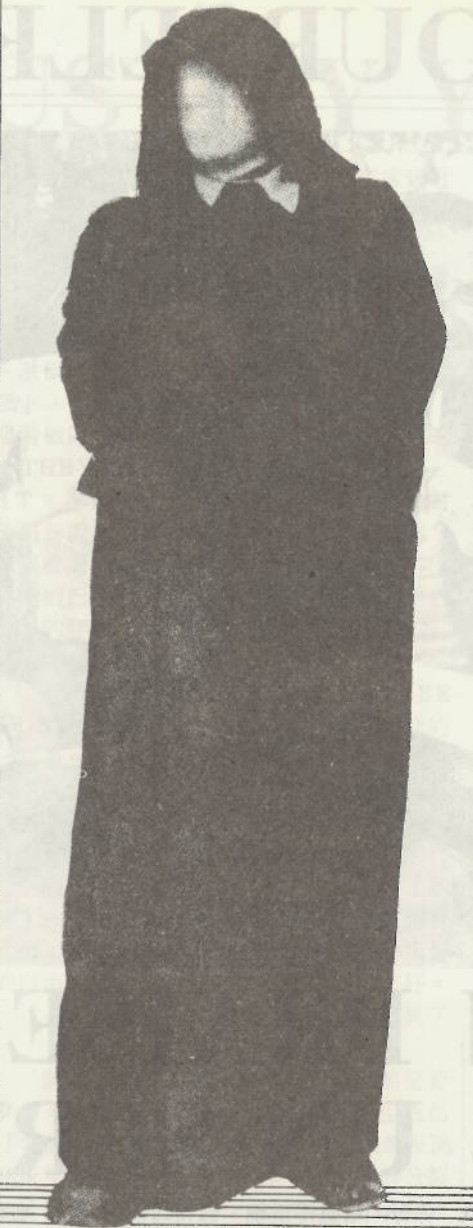
NTIC AUDIENCE 去使他們「全舉」，而我所說的 AUTHENTICITY 的意義却在於羣衆或觀衆有能力去 APPRECIATE 秀異份子所講和所做的一切，當然這個能力就落在羣衆的充份了解 (UNDERSTANDING) 他們的英雄：這裏包括他們的 THEORY 和 PRACTICE。AUTHENTIC AUDIENCE 雖然料子裏不及他們的英雄和轟威，但起碼一定要明白後者的一言一行。苦的是，在大學裏，你根本就壓根兒找不到任何可以稱作 AUTHENTIC AUDIENCE 的羣衆，他媽的，羣衆當真死了。你說 LUKACS, BRECHT, GRAMSCI, 人們連馬克斯主義的起碼理論部份也全不明瞭，還望什麼人會聽到 GODELIER, POULANTZAS, 和 ALTHUSSER。

本來現在在大學中應開始 FADED AWAY 的 STRUCTURALISM, SEMIOLOGY, 却仍然鬥不過一般人運用於 ANACYTICAL THINKING 的 STRUCTURAL-FUNCTIONLISM, FREUDIANISM 和可恨的 EXISTENTIALISM 建築起來的 HEGEMONY。

所以我這「半個舉人」是寂寞的；我說出去的一切人家聽來一定會皺起眉頭，張大了嘴巴，但還想竭力裝出自己明白對方所講的一切。YOU CAN KNOW THE TRUTH WHEN YOU'RE THE STAR。我永遠也忘不了古龍先生武俠小說的一段（近半年來我正在研究怎樣去 APPLY 古龍各大作一個 ALTHUSSERIAN 式的 STRUCTURAL READING OF MARX'S CAPITAL），他形容一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劍士是寂寞的，有時甚至一個 WORTHWHILE 的敵人也好過十數個 LEVEL 的知心朋友（龍嘯雲？），茫茫江湖，舉目無親，無羣衆的年代一直都是一個難過的年代。但最可怕的就是在大學中，人們一直都習慣地將異於 COLLECTIVITY 或者 THE MEAN/THE AVERAGE 的人物一併打進冷宮，一併給烙印為 ALIEN 的，DEVIANT 的。所以我幾時都要獨自抗拒來自四週的「動物園遊覽式」生冷的眼光，和眼睛後各種老套老土的想像（有時 IQ 30 和 IQ 300 所換來的眼光都是極為相似的）！

「那小子滿口老馬，肯定是扮嘢，是不是想溝女……」，

「WELL, WHEN YOU SEE A DEVIANT, YOU'VE SEEN THEM ALL」。以上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對我的看法，但可憐的却是將我和某部份國粹佬，某



部份「爛坦」、「串友」和某部份偶然正常的大學生混為一談，根本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他們都只是預科生而已。又好像：

「這人真可恨，平時不上堂，到考試前問阿叔借 NOTES 讀一兩日，却偏偏過骨，而且時時 A，給他威晒。」

「不如以後決定不借 NOTES 給他，又或者……」。

當然，問人借 NOTES 只代表了我對某一科老師的尊敬程度甚高，如果是澄兩兄相熟的黃暉明老師和許冠三老師，那麼我很多時都只會在第一課時到一到，取一張 OUTLINE 和 BIBLIOGRAPHY，然後提醒鄰座記得叫阿叔去考試，去答一些他們倆也看不通的東西。

我本身是極之相信 ELITISM 的，這可能和我自己本身有關，I REALLY WANT TO BE A SMART DEVIANT RATHER THAN A DUMP COMMONER。但我亦不能容忍一切低下的

、愚昧的、平庸的，記得有一次上 TUTORIAL，竟然將一位男孩子的 PRESENTATION 由 BASIC ASSUMPTIONS 開始，一路鋤將下來，直至 CONCLUDING REMARKS，結果以後在同一 COURSE 的 TUTORIAL 中，我都不見他的出現（雖然我很想在 TUTORIAL 後向他 SAY SORRY 的，但骨子裏的小資英雄主義却迅速的阻止我這個念頭），有人傳說他還將這個 COURSE 給 DROP 了。很多很多次我都希望給別人留一個面子，但血管中 INTELLECTUAL 的血液使我禁制不了，直至我決定在二年級後不再踏進 TUTORIAL 中為止。

我相信我的行為是 CHARISMATIC 的，人家吸烟，講粗口，在 CANTEEN 大講大笑，為的是吸烟，講粗口，大講大笑，DOING SOMETHING IS FOR

THE SAKE OF DOING SOMETHING。而我的却是為了要貫徹一個 IDEA；大學本身是可被玩弄的，嘲笑的（RATIONALE 來自 ALTHUSSER 將大學作者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的一個份子）。如果一般同學以為我的行為只代表了我的需要，而不是一些帶有 INTRINSIC MESSAGE 的行為（ANALOG?）——向他們指出道德主義的弱點，和權威的不穩定性——他們的目光也低了幾皮了。如果用一句說話去代表我和其他人的處境關係，我只可以說我和其他人是處於不同的層面中的，我的當然比較高（TRY ME!），理論和知識幫了我不少的忙，能夠在低層面的現象中尋找出一些脈絡（以後我會向大家介紹我如何去 DEMYSTIFY 大學生愛情，國粹派、基督徒、大學官僚主義、學運、出貓、中文運動、大學性愛、大學的一切 TABOO 和權威，甚至大學 PER SE，都是我的對象，但它們和我是脫節的，或者只有 DETACHMENT 才是高度分析的必要條件吧。

羣衆和英雄是不可脫離的，英雄指導羣衆應該怎樣做，羣衆亦一定要明白英雄、擁護英雄，這關係是辯證的，如果英雄缺乏了羣衆，又或者羣衆本身比他們自己應有的愚昧還愚昧，英雄只可說是成功了一半，只可稱作「半個舉人」，但他所受到的看待是比「舉人」更為艱巨的，這是因為他還未能 WELL-ESTABLISH 自己的神聖性，其錯當然在於沒有 AUTHENTIC 的羣衆，所以註定「半個舉人」是唐吉柯德式的，在 IDEOLOGY 和 PRACTICE 兩條戰綫上，我還會有所對抗的，希望這不是最後一戰。